

335058



哲学解放开鲜花

汨罗公社学哲学讲故事





华主席当年曾多次到汨罗公社视察工作，指导学习

湖南日报记者唐大伯 摄



县委书记彭亮根同汨南大队社员一起学习

给国家卖余粮

学哲学推动了学大寨。前进大队二队积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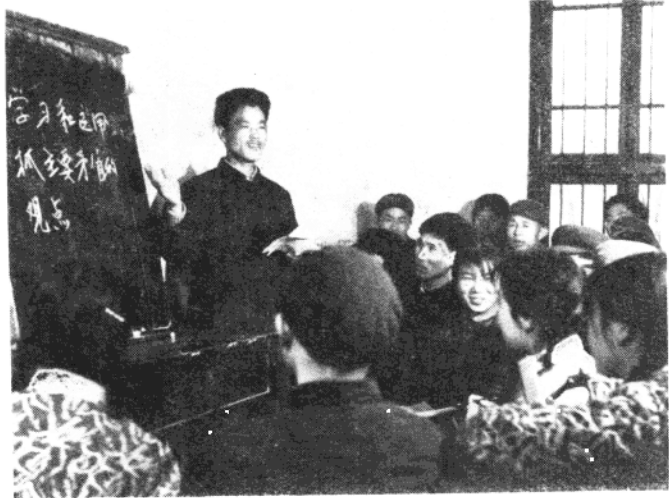
学哲学积极分子何培亮给向阳大队铁姑娘谈学习体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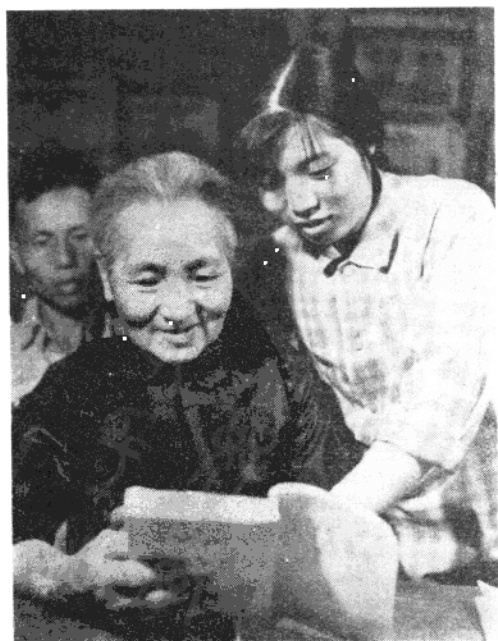
老贫农周义希在孙子的帮助下，坚持学文化、学哲学



公社总辅导员讲辅导课



东风大队社员在夜校认真学习理论



本书照片除署名外，
均为任申望摄

目 录

华主席浇灌哲学花(代序言).....	(1)
斗争需要.....	(5)
管水的启示.....	(8)
要花气力.....	(12)
金线吊葫芦.....	(15)
一定要坚持下去.....	(19)
不能走回头路.....	(21)
抓到点子上了.....	(24)
攻关登山.....	(27)
辅导课讲活了.....	(30)
两部打稻机.....	(33)
要很好学习.....	(36)
听课.....	(39)

不要骄傲..... (42)

听华伯伯的话..... (45)

顺藤摸瓜..... (48)

先找领头的..... (51)

窑场风波..... (54)

“禾医生”治虫..... (57)

降伏“酸老虎”..... (61)

小曹养鸭..... (64)

老殷办沼气..... (67)

新机手..... (70)

整顿学风..... (74)

油瓶齐了颈?..... (78)

半截马钉..... (82)

认输不认输?..... (86)

带头还借支..... (90)

妙计为什么不灵?..... (93)

檀木菩萨稳当吗?..... (96)

小红进步了..... (100)

华主席浇灌哲学花（代序言）

中共汨罗县委书记 彭亮根

英明领袖华主席在《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》一文中指出：“毛主席同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一样，是把辩证法运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伟大导师。”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指示我们：“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完整地、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”，“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，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”。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，是我们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基础，是我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，它反映和代表了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因此，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，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的一项重要任务，是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原则问题。特别是当前，学习、运用、宣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体系，对于贯彻十一大路线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，发展大好形势，更具有深远而现实的伟大意义。

英明领袖华主席一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，是完整地、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。华主席十分重视和关怀我们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，曾经多次亲临我县汨罗公社视察，对贫下中农学哲学给予了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，并作过

许多重要指示。

汨罗公社的干部和贫下中农，在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，就开展了以学习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和《矛盾论》为中心的学哲学运动。一九五八年，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，这个学习运动达到了高潮。当时，公社建立了农民哲学讲习所，办起了图书馆，编印了学哲学的刊物；在全社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一支学习骨干队伍，出现了一个人人学哲学，处处用哲学的群众运动。可是，到一九六一年，刘少奇、杨献珍一伙对工农兵学哲学大泼冷水，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恶毒攻击，胡说什么贫下中农学哲学是“绣花被面盖鸡笼，外面好看里头空”，“学哲学出不了粮食，饱不了肚子”。一时间，贫下中农学哲学这个新生事物，几乎被扼杀在摇篮里。

正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当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同志，来到了汨罗公社。他深入群众，调查研究，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贫下中农学哲学的可贵精神，明确指出：工农兵学哲学，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华主席还指示公社党委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，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越是困难的时候，越要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，不管什么风浪，都不要动摇。困难是暂时的，前途是光明的。不久，华主席又派来地委工作组，帮助汨罗公社总结学哲学的经验，巩固和发展了学习的成果。

华主席的指示和关怀，鼓舞着汨罗公社的干部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乘风破浪，奋勇前进。当刘少奇狂热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，汨罗公社的干部群众运用毛主席

的哲学思想，深刻剖析了它的反动实质，写出了不少批判文章，顶住了那股反革命黑风，保卫了社会主义公有制，巩固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汨罗公社的干部群众又进一步批判刘少奇反对工农兵学哲学的罪行，遵照毛主席关于“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，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”的伟大指示，掀起了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新高潮。

但是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，极力干扰和破坏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。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这个重要关头，一九七〇年十月，当时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同志，在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，又一次来到了汨罗公社，听取了公社党委对学习情况的汇报，亲自深入到大队、生产队，在政治夜校里听哲学辅导课，到社员家里了解、座谈学习情况。华主席对汨罗公社学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再次作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。他反复强调要把学哲学的群众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，更深刻领会毛主席的哲学思想，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，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；要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指导三大革命运动实践；要把学哲学与学大寨结合起来，努力实现物质变精神、精神变物质的新飞跃；要多培养一些理论骨干，要有自己的“农民哲学家”；要因人制宜，运用多种形式做好学习辅导工作。这些重要指示，为汨罗公社的干部和贫下中农进一步学好哲学指明了方向。华主席还亲自主持了在我县召开的全省学哲学现场经验交流会，在会上亲自宣读了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向汨罗公社学习的决定。华主席

的高度关怀和重要指示，不仅是对汨罗公社干部群众的巨大鼓舞，也是对我县人民的殷切期望。

华主席浇灌哲学花，哲学鲜花遍地开。二十多年来，在华主席的亲切关怀下，汨罗公社的干部群众，坚持刻苦地、系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，完整地、准确地领会毛主席的哲学思想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，用革命理论指导三大革命实践；坚持集体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，做到政治夜校不断讲课，理论队伍不断壮大，学习运动不断深入，学习效果日益显著。这本书收集的三十个哲学故事，从不同的侧面，热情地歌颂了华主席对群众性学哲学运动的坚决支持和亲切关怀，反映了汨罗公社的广大干部、贫下中农学习和运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生动事迹。尽管这些故事所反映的情况还是部分的，不全面的，但它可能对哲学的解放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我们县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群众运动，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，但离党的要求还相差很远。今后，我们一定要以华主席率领我们学哲学的伟大革命实践为光辉典范，认真落实华主席对我们学哲学所作的重要指示，用实际行动把学哲学、用哲学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，学出新水平，用出新成效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斗争需要

汨罗公社贫下中农学哲学，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。为什么要学哲学？这得从茶南社处理富裕中农闹退社的事讲起。

一九五六年冬，在欢庆的锣鼓声中，汨罗乡的初级社都转成了高级社。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，矛盾也接二连三地出现。那时，帝国主义搞了一个匈牙利事件，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。农村里的阶级敌人乘机煽起一股“退社风”。这股风也刮到了茶南社。有一户富裕中农因只想个人发家致富，闹得蛮凶，说什么“还是单干活泛”，硬要牵回耕牛，扛走农具。有两户人家也跟着打边鼓，嚷着要退社。社主任老何是个烈性汉子，耽心退出一户带走一群，把农业社搞塌场，急得坐卧不安。

一天，汨罗乡党总支部书记欧阳敬国来到茶南社。老何想，欧阳书记是汨罗学哲学的发起人之一，他联系实际学得好，解决矛盾见效快，今天就请他帮助处理处理这股退社风吧！老何对书记说：“农业社闹矛盾啦！有人要退社怎么解决？现在，请你给指点指点吧！”欧阳书记见老何心急如火的样子，笑着拍了拍老何的肩，说：“矛盾无时不有，无处不在，分析分析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。”说着，拉老何同坐在一条长凳上。他想，事物的性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，在入社与退社这两方面中，广大社员群众爱社如家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

是矛盾的主要方面，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；阶级敌人煽动个别富裕中农闹退社是矛盾的次要方面，是支流逆流。

想到这里，欧阳书记坚定地对老何说：“毛主席指引的集体化道路，是全国农民的方向。没有入社的农民，终归要入社；退社的农民，终归还是会回到社里来的，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，那个都得走这条路。”接着他又认真地问老何：“闹退社的有几户？”“四户”。

“全社六十四户，闹退社的只有四户，合作社能不能办好？”

“四户退出去，还不到十股之一，六十户同心干，合作社当然能办好。”老何边想边回答，“可是，能保证只有四户吗？恐怕前头乌龟爬错路，后面乌龟照路爬，搞不好会塌场呢！”

“怕合作社塌场吗？老何，我们不能那样看，别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怎样教导我们的。”欧阳书记掏出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的报告，同老何一起学习：“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。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，主流方面，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、非主流方面的东西。应当指出：不能忽视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，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。但是，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，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。”接着，敬国联系实际说：“有人闹退社，这是事实，不能睁眼不见，要真对待做好工作。但是，我们首先要看到广大农民群众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。合作社决不会塌场！”

这时，禾场上传来一阵吵闹声。敬国和老何一齐站起来，透过窗户一望，只见老贫农广爹和几个贫农社员正围着那户闹

退社的富裕中农辩论，责问他为什么说合作社不好。敬国重新坐了下来，继续对老何说：“你看，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多么高啊！有毛主席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，有广大农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，合作社不仅不会塌场，还会象初出土的幼苗越长越壮，越长越好。这才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啊！”老何边听边想，觉得很有道理。冬天下湖的人，最知道太阳的温暖；受尽苦难的贫下中农，深深懂得只有组织起来，才能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。现在，要办社的人，十股占了九股多；闹退社的人十股占不到一股。合作化就象滚滚汨罗江，污泥浊水那能挡得住，统统都会被冲跑！这时，老何象是吃了定心丸，脸上笑成了一朵花。

敬国在茶南社住了下来，同老何一起向群众反复讲运动的主流和支流，事物的现象与本质；宣传社会主义，批判资本主义；引导大家在复杂的两条道路斗争面前，学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矛盾，认清形势。群众的觉悟提高了，眼睛亮了，躲在阴暗角落里煽阴风点鬼火的地主、富农被揪出来了，退社的歪风很快煞住了。

乡党总支认真总结和推广了茶南社的经验。敬国和总支的同志进一步深刻认识到：没有革命的理论，就不会有革命的群众运动；有了革命理论的武装，工作就有方向，有勇气。斗资本主义，干社会主义，就是要读毛主席的书，就是要学哲学。从此，他们就更有意识地组织干部读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，学习农业合作化的文件，揭开了汨罗公社贫下中农学哲学的序幕。

管 水 的 启 示

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七年，汨罗人民学哲学的群众运动，经过一年多实践，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。可是，新建大队第一生产队六十多岁的贫农社员高德资学习劲头却不大，他想：“学哲学是读书人和干部的事，象我这样的种田人，大字墨墨黑，细字不认得，要学它，岂不是瞎子看天书——惹人笑话。”

他不愿学哲学，哲学问题却找上了他。立秋前，遇上了天旱，二十多天没有下雨。中稻正扬花吐穗，晚稻等着插下去，都需要水啊！而生产队只有一口池塘储有水，供不应求。这真难住了看水员高德资。他没日没夜在田边地头查看，反复同群众商量。最后决定先将塘里的水灌中稻；后来又想办法找到了水源，插下了晚稻，使八十二亩中稻和八十亩晚稻都没有误事。

党支部书记高应先知道后，在这里开了一个管水现场会，请德爹在会上介绍了解决中、晚稻“争水”的经验。德爹说：“当时我想中、晚稻都要水，但一塘水只能救一头，这就得分个轻重缓急，要是平摊用水，两头都得旱。究竟那头更急？我又想：中稻正在打苞灌浆，‘水少一滴，谷差百粒，’一时片刻也不能等，到了手的粮食可不能丢呀！晚稻插秧虽然也不能缺水，但稍拖一、两天还不会坏事，可以暂缓一步。这样，就决定把全部塘水灌了中稻田。紧接着，我又同队长商量，动员全队劳

力车河水救晚稻。经过日夜苦战，终于使河水翻过五道坡，引进了晚稻田。”

听完德爹的介绍，支书高应先兴奋地向大家说：“这个矛盾德爹解决得好，符合毛主席的哲学思想。”高德资心里一惊，连忙说：“高书记，看水这普普通通的事，还有什么哲学啰！”高支书说：“哲学本来就是从实际斗争中产生的嘛！办社有哲学，种田有哲学，事事处处有哲学问题。”接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本《矛盾论》来给大家念了一段，“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，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，起着领导的、决定的作用，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。因此，研究任何过程，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，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。”然后说：“德爹这么解决中稻和晚稻的争水问题，就合乎毛主席讲的这个哲学道理。他认为中稻用水急，这就是主要矛盾。他先用全力救中稻，这就是用全力捉住主要矛盾。德爹在中稻用水解决以后，积极抢救晚稻，这就是不忽视次要矛盾。最后全队社员不怕困难，叫河水爬高坡，这就叫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。”

高德资越听越觉得有道理。他高兴地说：“这次管水，我想不过是用水得法呗！哪里还有这么多哲学道理，被你这么一说，我们不是天天在和哲学打交道。看来学哲学也并不神秘啊！”“对呀！”高应先趁热打铁地鼓励他：“你说的‘得法’，在哲学上叫符合客观规律。不单是管水，办什么事都要符合客观规律。毛主席的哲学书，篇篇都是为我们工人、贫下中农写的，只要下决心学习，就能逐步掌握事物发展规律，不断夺取胜利。”德爹

听了，心里豁然开朗，十分激动地说：“对，我一定要下苦功，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好。”

破除了“哲学神秘论”，德爹学哲学的积极性可高哩！每次上辅导课，他都到得最早，讨论时，他争着发言。他不但自己努力学习，还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，动员别人学哲学呢！一天他同一个老信子一起犁田，这老信子平时上夜校三天打鱼，两日晒网。待到犁完塘边大丘，他俩牵牛去吃冬茅，就坐在田塍上歇气。德爹问老信子：“你也是胡子满长的人了，为什么上夜校象个小孩子凑热闹一样，扯一阵新鲜就凉了？”

“哲学是门‘大学问’，我们学得会吗？”老信子冷冰冰地回答。

德爹说：“在旧社会，我们这些老信子，没有进过学堂门，现在要学哲学，困难确实不少。但哲学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，我们天天干着实际事情，怎么学不会呢？”

德爹又指了指正啃着冬茅的耕牛，进一步启发道：“这牵牛就有哲学道理。”

“牵牛也有哲学？”老信子感觉很惊奇。

德爹点点头问他：“你扯尾巴，能把牛牵到田里来吗？”

“那怎么行！搞得不好会踢背蹄，把人踢得丈把远！”

“扯耳朵，搬牛角行吗？”

“那也要不得，惹得它发起脾气来，会挖你个窟窿！”

“怎么才行？”

“这还要问，牵牛牵鼻子嘛。”

“对了！牵牛要牵鼻子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哲学基本观点，